

百孽千緣錄

百孽千緣錄

尹荪 /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千緣錄

认娘记

贪财记

骗赌记

奇婚记

命案记

借“种”记

百孽千缘录

尹 荪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孽千缘录/尹荪著.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0.11

ISBN 7-5008-2446-7

I. 百… II. 尹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620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 (北京鼓楼外大街)
电 话: (010) 62005042 62005034
印 刷: 北京宏文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字 数: 250 千字
印 张: 11.625
印 数: 1~3064 册
定 价: 15.80 元

尹荪与他的《百孽千缘录》

余凤高

常听人惊叹某一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猜测大概是作者凭空的想象，不相信它的真实性。其实，现实生活中常有远比小说曲折离奇的故事，只是许多人缺乏一双小说家洞察和挖掘的眼睛，才未能发现它。

尹荪（本名张永生）就生有这么一双眼睛，虽然在此以前，他还没有公开更多的作品向人们证明这一点，可是多年来，作为他小说原稿的读者，我凭直觉一直觉得，并深信他的这双眼睛。

是的，初认识尹荪，可能不会想到他有这样敏锐的眼睛的。他性格内向，一般说话也不多，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置身于他企业的事务，好像始终不与文学沾边。也许，人们还可以看到，他算得上是个极聪明的人：他做过小学教员，获得领导和学生的好评；他跑过供销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；他喜欢钻研

科学，有好多项创造成果获得国家专利，其中他与钟雪文一起发明的“电磁感应热水器”，从根本上变革了电热水器的内部结构，中央电视台七台“科技之光”节目对此作过重点报道，并获多项奖。同时，他的真挚诚恳，豪爽待人的性格，使他的朋友遍布各地。但是，与他交往更多一些之后，就不难发现他的文学个性了。在他的房间里，几个书橱上排满了中外文学名著，有不少都是“文革”前出版的，甚至使我这个算是以文学为业的人也要在他这里借阅。我还常常发现他有一颗作家的天真的心，这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是学不到的。有很多次，他从西安或者东北等地回来，经过杭州时来我家，总不忘带给我当地的土特产，还不忘给我转述刚听来的一个个故事。随后掏出一块雕有一只猴子或狮子什么的石头，说：“这可是清代以前的，或许要早一些。”问他花多少钱买的，他总是笑而不答，我知道，价格一定不菲。但他却像一个孩子似的，从不怀疑珠宝贩子的欺骗。在我向他证明这是假货后，他第二次仍旧会带来同样的货色，说：“这回可是真的！”

不用说，他的这种天真让他失落了不少冤枉钱。但也正是这种天真，使他赢得了很多真挚的朋友。在他外出时，火车上、旅馆里，他各地的朋友都乐意把自己耳闻目睹的社会事件，有些甚至是不宜多说的，都毫无顾忌地讲给他听。这或许就是这本《百孽千缘录》的来源。

我相信音乐家和画家的创作主要是靠天赋的，但小说家的创作，除了天赋和灵感，还得有生活的积累。尹荪五十多岁了，干过多种工作，跑了不少地方，接触过很多各色人物，这使他能以敏锐的眼睛去注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的生活和心理

活动，加上他广泛的阅读，有语言和文学的功底，所以他能够在几年的业余时间里写出近百篇作品。我读过他的这些作品后，发现其另成特色，最大特点就是它孕育着浓厚的生活原汁原味。作者在创作时，仅是将生活中的事件加工润色、如实地纪录了下来，只是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才没有打出真实的人名、地名，而几乎完全没有像有些理论界分析作品那样的运用写作技巧。但由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，于是这些随手写来的作品就具有复杂曲折、以至离奇的故事，有柯南·道尔式的情节，有契诃夫式的幽默，甚至有欧·亨利式的结尾，还有几分传统的江湖派作品的风韵，却能产生很大吸引人的效果。我当时就预言，这些作品一定能赢得读者的喜爱。现在，继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江湖十二记》出版后，《百孽千缘录》又要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，说明他的这些作品已被编辑看中，下一步就是接受读者们的检验了。我对读者们是否会喜爱他的作品，是持乐观态度的，是有充分信心的。这就是我作为最早读者的感想。

百

孽

千

缘

录



尹 勃

本名张永生，生于1943年，现任浙江黄岩大野实业有限公司经理，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江湖十二记》和《少年旅行家》等书。

目 录

尹荪与他的《百孽千缘录》	余凤高
认娘记	/ 1
借“种”记	/ 13
追“宝”记	/ 18
蟋蟀记	/ 29
蛊毒记	/ 38
拾金记	/ 44
得猫记	/ 51
孽缘记	/ 59
蝴蝶记	/ 79
琵琶记	/ 85
贪欢记	/ 96
咬舌记	/ 105
闯海记	/ 114
跳潭记	/ 125
相亲记	/ 135
贪财记	/ 146

鼠王记	/ 155
骗赌记	/ 183
淘金记	/ 190
双雄记	/ 199
卖书记	/ 222
宝玉记	/ 233
报恩记	/ 239
认父记	/ 250
风流记	/ 258
殉情记	/ 265
献宝记	/ 272
嫁妻记	/ 277
葬父记	/ 284
打赌记	/ 290
摘瓜记	/ 308
奇婚记	/ 315
劝亲记	/ 325
变金记 (魔幻)	/ 332
命案记	/ 339
后 记	/ 362

认娘记

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，世间众人的生身亲娘也永远只有一个，娘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天地更大，有人却面对亲娘的苦苦哭求死不相认。直到娘死，才良心发现，呼天喊地，痛悔不已，悲乎哀哉！

星期日早上，翟天宝草草扒过早饭，扛起钓竿，推出自行车，正要钓鱼去，邮递员给他送来一封信。信是当地寄发的，笔迹是陌生的，他撕开封口，掏出信笺，打开一看，两颗眼珠便像铁钉钉着，胸腔里那颗心“扑通通……”狂跳，他这么呆了好一会，将车子一架，喉咙才抖出话来：“小卿卿，你快过来，嘻，我们家来大喜事了，平空落下个大元宝，我们要成大富翁呐！”

老婆奔了过来，两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，没有错，一字不错，信上写：

阿宝儿：

半生飘零，思子心切，叶落归根，老返故土。见信后，请来九洲旅社接。

情长意切，详面叙。

母 银花

平空落下个华侨老娘，华侨就标志着富有，百万千万的，夫妇俩乐得天地颠倒，跳着蹦着抱着笑着，快要发疯了。一夜成富翁、转眼成富翁的事，过去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而已，想不到现在竟真的降落到自己的头上。

夫妇俩哪里还敢拖延，换上一套新衣，把门一关，将自行车一推，连忙向九洲旅社奔去。

路上，卿卿说：“你家国外有这么个金银宝库，过去怎么不跟我说？”

天宝说：“嘻，其实我至今还没见过爹娘的面呐，养父说他们四十年代去海岛做生意，因战乱漂泊南洋，以后就一直没有讯息呐！”

卿卿乐得脸上像朵花：“这下我们有钱了，我有条件到北京、西安、昆明、桂林、青岛、三峡去旅游了。”

天宝笑着说：“嘻，这是小事，我还得让你到缅甸、泰国、埃及、巴黎去，玩得你不想再玩。”

卿卿又说：“你给我买套意大利舞装，像舞星白桃花那套一样，一万多元的。”

“嘻，这是小事，几万元也给买。”

“你还得给我买一双高级舞鞋，哎，几年来，我穿得那么低档，在人前总矮人一个头地，受尽白眼呐！现在该出口富

气，让大家瞧瞧翟天宝的老婆也昂头阔步走天下，哎，这是给你挣面子哪！”

“成，你要啥都有，给买个月亮也行。”天宝说，“嘻，我在筹划，第一步，先买一幢别墅，再买一辆奔驰轿车。”

卿卿高兴了，“老天有眼，这回我们算是苦海熬出了头，天堂向我们招手了。”

天宝说：“嘻，等会见了老娘，脸上客气点，嘴巴咪咪甜，钱财上可不能客气，该敲则敲，该诈则诈。”

卿卿说：“这还用吩咐，大都有钱的人都像核桃，你不敲它，就别想吃到肉！”

夫妇俩说着说着，到了九洲旅社，这是车站边上的一处普通的小旅馆。夫妇俩把自行车一放，按信上写的，兴冲冲奔到202房间。出来开门的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太太，身材微胖，头发花白，嘴巴宽厚，几分慈祥，穿一身半旧衣衫，模样儿几分寒酸。

夫妇俩一愣，天宝问：“请问银花太太在吗？”

那老太太脸上一笑：“我就是，快进来里面说话。”

天宝像遭雷击一样，呆呆地站了一会，夫妇俩刚才那热劲儿一下去了八成五，还是走了过去。

银花太太问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天宝说：“嘻，我叫翟天宝。”

银花太太高兴了，心头腾起一股股热浪：“嘻，你们的住处变换了几次，我找你们找得好苦，老天有眼，总算让我找到你们了。”

天宝夫妇四只眼睛在室内东搜西逮，室内除了一只普通的

提包，便没有什么，这老太身上没有金银首饰，穿着也是平常。天宝和老婆的心一沉，仿佛像寒冬腊月落进冰窟里一样，冷得牙齿都捉对儿打抖，刚才那些甜甜蜜蜜的美梦全都破碎了，眼前这位老太婆哪里像外国的阔太太，是破了产，逃回来的穷鬼。天宝还不死心，想作最后一次试探，他故意用手摸了摸衣袋：“哟，我出来忘了带香烟。”

银花太太说：“旅馆门口就有卖烟摊，我给买去。”

天宝向老婆打了个眼色，说：“成，那我们一起去。”

买烟时节，天宝摸出钱包，一再拖延付款。银花太太望了望他们，眼珠一转，从衣袋里摸了好一会，摸出一把零票，当着天宝夫妇的面，顺数倒数数了三遍才递过去。

这一测试，把小俩口最后的一点希望也敲掉了，要了这个娘，分明是捡了个活包袱，死包袱好背，活包袱难背呀！眼下，儿子在北京读大学，凭夫妻俩的收入，生活过得如春风细雨，欢欢悦悦的，如要了这老太太，便会变得如腊月里的西北风，哎，决不能要她。

天宝脸一阴心一狠，说对方认错了人，自己没有这个娘，也不容对方分说，将老婆一拉，便骑上自行车走了。

路上，天宝对老婆说：“我心里还在捉摸，这老家伙会不会装假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卿卿说，“装假的，穿的都是内新外旧，我看得很仔细，这老太里外穿的都是普通的低档货。”

“看她脸上油光发亮，又不大像穷鬼。”

“嘿，用几毛钱的香脂一抹，谁的脸孔不是亮光光的？”

天宝不语了。

卿卿又说：“如果是富翁装假，也无需住这样的小旅社，受这么个活罪，我看假不了。哎，国外也有讨饭的；他们比中国的乞丐更可怜。”“为啥？”“中华民族是礼义之邦，中国人富有同情心嘛！”

天宝牙一咬：“好，算是我们做了一场喜怒掺合的梦，也算开了一场玩笑吧。嘻，这个老家伙我们咬紧牙关不能要，否则，便是把牛轭往头颈套，流几大箩汗水受不尽活罪呐！”

卿卿当然赞同丈夫的意见，夫妇俩的心都变成了铁块。

天宝夫妇的冷冷离去，银花太太心头也成了一团冰，浑身冰冰冷，她像个泥塑木雕人，呆呆地站着，几分后悔自己不该出此下策，弄出如此局面。细一想，又觉得应该这么做，人以为心为本，心邪心恶，自己往后日子怎么过？社会上千古来有许许多多的血淋淋教训，自己不是来做客，是要和他们终日长相处的。她又觉得今日的事也不能全怪天宝冷淡不肯接受，自己将他从小丢下，几十年没通讯息，又哪有感情可说？她经再三思考，决定找上门去。

银花太太找到天宝家，摆出种种证据，说自己年轻时去海岛做生意，因战乱随丈夫漂泊南洋，将天宝留在二叔家，后来，二叔夫妇迁了家，通讯终止，去年丈夫去世，她经多方打听，才……

卿卿昂头望着屋顶，说：“那你国外有多少财产？”

“财产？”银花太太想找个适当的词语回答；卿卿却冷冷一笑：“嘿嘿，我料你也不会有。你若有钱，月亮要从西边出，桔子树头生老菱，天下第一号的大笑话呐！”她那像宰杀后死鱼眼般的眼睛在老太太脸上扫了扫，直挥着手：“走走走。别

死不要脸，我们高攀不上，你另择高门吧！”不容银花太太分说，就将大门狠狠关上。

一连几天，尽管银花太太上门，说得泪横满脸，有证有据，天宝和老婆就是铁石心肠，一口咬绝，都赶对方走。

这一天，天宝与朋友阿仁正在商量钓鱼的事，银花太太又找上门来。她作出决定，最后找天宝一次，如果他再不相认，自己就回国外去，然后给他汇一笔款，略表母子一场。

天宝见老太太进门，心头又翻起骇浪，他明白，这老太太确是自己的娘亲，心里也很想认她，当他想到接受这活包袱，会失去自己家庭的幸福时，心又硬了起来。他眉头鼓出一块大核桃，连连挥手：“你哪，脸皮比地皮还厚，出去、快出去，这回我得警告你，如果再骚扰不休，嘻，我要打电话叫派出所来收拾你。”

“阿宝，我……我是你的亲娘，我……”银花太太的心似被人砍了一刀，在流血，肠子一寸寸都在断裂，她伸出两个指头对着天宝，下巴抖动了好久好久，只听她“哎……”地一声，气堵咽喉，眼一定，便昏倒地上。

阿仁见了，忙奔过去扶，天宝冷冷地说：“你别理她，她是装样的。”

“嗨，人都快弄出人命了，你还说这话？”阿仁不顾天宝的拦阻，奔出去喊了一辆车子，将银花太太送到医院。

当阿仁得知银花太太整个情况后，他心里很是气愤，天上的飞鸟尚知生养之恩，何况是吃五谷长大的人。医生经过诊断，确定银花太太得的是轻度中风偏瘫，这病行动不便，一时很难治好。银花太太听后，泪流满面，怨自己命苦。

阿仁劝慰她说：“你先放宽心，我去做天宝工作，让她接你回家去。”

银花太太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回答。阿仁多次去做天宝的工作，天宝起初还忍着气，不作回答，后来见阿仁说多了，就来了气，粗着喉咙说：

“高调人人会唱，有骨气你领去养。”

阿仁见天宝说得这般绝情，觉得一个异乡客寓的老太太怪可怜的，回家和老婆秋月商量。秋月听后，也很同情老太太的境遇，马上与阿仁一起去将银花太太接到自己家里，精神上劝慰她，生活上照顾她。阿仁想慢慢再去做天宝夫妇的思想工作，待他们回心转意后再送老太太上门。

阿仁带银花太太跑了不少医院，服了不少药，但对这类慢性病，疗效总很差。有一天，阿仁听说紫阳宫来了个武当山老道人，能治不少疑难杂症，于是赶去请他来，银花太太吃了老道人的药，病体便慢慢好了起来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，阿仁和秋月见银花太太慈祥善良，又会理家，便待她像自己的亲娘，把家里的一切事都交托她。

银花太太身体康复后，正当她萌生返回南洋时节，不料又生了重病，阿仁夫妇俩在床前递茶送药，服侍十分周到。银花太太担心自己活不长，又想起儿子。阿仁见老太太心头时常下着思子的伤心雨，很是同情，于是上门去找天宝，天宝没待他把话说完，便脸孔一黑，冷冷一笑：“嘻嘻，你想做雷锋当英雄上报纸上电台戴大红花就这么容易么？天下的好事，总得付点代价的，这活包袱你背这点辰光就想卸下？告诉你，苦瓠还

在后头咧！我一再表态我没有这个老娘，她哭她笑她病她死与我屁相干？”

阿仁简直不相信这些话会从自己朋友的嘴里吐出，他愤愤地说：“没想到你变得这般无情无义，你的心全让铜钿给染黑了。”

“嘻嘻，金钱像蝴蝶一样在人们头上飞舞，人人都伸出两手拼命地抓，天下人谁又不在钱字上转，干工作做生意办工厂当官当教授，有谁不要钱的？”天宝的刀子眉一耸，眼白多出了大半。

阿仁气得脸像血喷，说：“我不想跟你争这些，嗨，我问你，你那老娘要还是不要？”

“嘻嘻，笑话，你不是要了，还用我同你争么？实话对你说，是福星喜星金山银山大财神，我都不会与你争，你明白么？”一句句话说得这么绝，阿仁气得脸上青了变白，白了变红，嘴巴想轰什么，却又没有轰出来，他这才彻底看透这位朋友的五脏六腑，他半个字也没有再说，忿忿地走了回去。

阿仁回到家里，银花老太望着他那阴晴变幻的脸孔好久好久，失望地低下了头，眼里涌出一道道泪水来，几句到了喉头的话也咽了回去。

阿仁不愿伤老太太的心，想编个谎，思索了好一会，没有满意的，于是说：“天宝他……他出差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叫他来看望您。”

“你真是个大好人。”银花太太微微摇了摇头，“你不用编造了，我肚里全都明白。”

银花太太的病很快好了起来。这年的中秋夜，她将阿仁夫